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儼山集卷二十八至三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儼山集卷二十八

明　陸深　撰

奏疏二

正名袪弊以光治體事

近該臣糸奏巡按監察御史某不職某亦行舉劾臣過失均蒙勅下都察院看詳公論有歸臣不敢辯續該臣自劾求退未蒙允俞伏地瞻天復有所獻仰惟聖明納

察焉臣聞人存則政舉名正而言順夫所謂名者自君臣父子之大以至官僚稱呼之間皆名也亦皆政也名必有義義必有稽稽而後正故曰政者正也無稽則無義無義則言不順而事不成故曰政息甚可懼也今枲之言可謂無稽矣姑據其一二請以大義裁之夫御史之與按察使副使僉事等均為風憲俱名察官體分中外固也至於交際之間尤關國體伏覩憲綱所載送迎坐次之儀得相主賓而非統攝故臣嘗謂御史與按察

之官兩長可以相形兩短不可以相示何則按察見御史之長則當尊而敬之曰此天子之按臣得體也御史見按察之長則當旌而薦之曰此一方之人才可用也是之謂兩長相形御史見按察之短則當隨事舉劾按察見御史之短則當指實奏聞是之謂兩短相示凡此皆出於天理之至公而不容一毫喜怒愛憎之情與於其間夫是之謂王道而正肅之本意初不外此臣等所宜自靖自獻以爲執法執中皆職分內事也其不及此

而喜作威福每列三司於兩旁悉欲鞫躬磬折於前惟其言而莫違然後謂之無異議不知所議者何事也其於憲體何如而臣等三司畫皆何如人也弊政亂名莫甚於此其本小器而又不學徒懷疑忌之心不知義理所在惟有血氣遂犯實多一旦聞臣叅奏手足無措漫爲失體不經之詞意在挾制孤危遂成欺罔聰聽臣甚惜之若謂體統各别猶有可諉至謂督率司官則又無稽之甚者臣請復爲陛下分疏之我朝祖宗損益三代

以位置百僚內設五府六部外建都布按三司實有臂指相使之勢品資等級殆猶鱗砌故府部謂之大臣三司謂之方面皆附麗天子以制名者也三司自五品以上吏部舉用具名雙請與兩京堂上體例一同若六部之諸司則謂之司官郎中員外郎等官之於尚書侍郎則謂之堂官臣等三司視各府州縣等官則謂之屬官此司屬之所由分亦名分之所攸寓是或有督率之義存焉至如臣者備員提學欽奉制勑內有提督表率字

樣方敢名為督率止於師生進退賞罰得以一面奉行鏜令妄認方面爲司官而欲一槩督率之不知是明旨乎是舊例乎第恐天下後世有謂我朝方面曾受御史之督率實自臣始竊謂此名不可不正也且御史積有資望方得推陞僉事而副使之陞則御史之極選由此以上則謂之超遷不次矣若果如鏜所言則尚書侍郎亦將遞遷爲郎中員外郎乎其爲寡陋踈率若此不知將何以副陛下之任使哉又如劾臣不行呈稟撫按照

得提學職事原與撫按不甚交涉貪酷害人許受詞
此係奉行勅書臣固不敢以一人之私忿而遽爲之前
却恭惟皇上正名定分之志又在修正會典之時臣感
戀舊恩每思報効於此豈敢循默而自取嫌避哉推求
弊端皆由臣等不才三司謟佞阿附要求保薦以爲進
身之階所以養成粗傲之御史敗壞陛下之紀綱竊謂
此弊不可不祛也非臣身親目擊誰肯言及此哉伏謂
聖明將臣所言特下該司會議凡有舉劾當視廵按者

之賢否以為黜陟凡為廵按當考舉劾者之當否以為殿最凡遇接管廵按之際再加精擇貫魚行鴈之選宜一洗而更張之著為憲章載之令式咸使遵守庶幾内臺不至挾權以相陵外僚不敢希求以獻諂名義既正弊端自清言順事成而禮樂可興也此誠大聖人之所作為所謂有是君則有是政矣天下幸甚世道幸甚臣雖誅竄猶為有光況於毀譽進退之間哉臣不勝忠懇之至

乞恩分罪以全大體事擬上

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趙鏜劾臣違慢不法等事蒙差刑科給事中董進第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王道勘報續該都察院題覆奉聖旨趙鏜劉儲秀已有旨調用幷革職了陸深范箕等着巡按御史提問欽此欽遵臣星夜前來伏罪如律竊念臣孤危之蹤曾叨侍從疎戇之性動致悔尤俯蒙皇上每賜優容非臣捐軀所能報稱也仰惟聖製敬一箴及五箴釋義皆千聖傳心要

法天下臣民當心惟口誦參前倚衡況劉儲秀與臣俱有提學之責者哉申明建置因循欠闕儲秀既失之於前臣復失之於後死亦何辭但招尤啟釁實本於臣波及儲秀得罪反重臣之一身外雖受恩中實如刺敢昧死為陛下陳之臣聞先儒有曰與人同功人用而已舍君子不敢言勞與人同罪人免而已窮君子不敢逃責非能異夫人也理固如是也不然則為無恥臣每誦之以為名言今儲秀與臣同罪儲秀重而臣反輕若不早

爲仲理則臣何止無耻而已如蒙擴同仁之念准照陳某遷官免究事例一體推恩惟復特敕吏部復還職事以示使過之仁況儲秀年富才敏過臣遠甚必能效忠補益以無負再造之恩若以爲情罪各有所當則臣與儲秀同官同事亦願與之同罪庶幾少附寅協之義以佐陛下彝倫之化世道幸甚名教幸甚

紀天瑞以頌聖德事

臣伏覩近日景雲見者寔當皇上明堂饗帝之期天意

昭然一時臣民之所共喻也顧惟萬世亦宜有聞焉臣

謹按有虞之世嘗見卿雲大舜作爛縵之歌公卿屬和

至于今傳之唐宋事由播諸表狀逮我成祖永樂間卿

雲發祥一時廷臣咸有賦咏尚可考知由是觀之則雲

物之化雖常而風聲所被者甚遠也臣愚過不自量勉

爲景雲頌一篇引以小序凡數百言用紀一時盛事雖

不敢以方駕古人竊自謂之實録謹用繕寫上塵乙覽

庶幾春鳥秋蛩報答和氣云爾一得之愚罔知忌諱無

任隕越待罪之至儻蒙寬假頒付史館少備典禮采擇

臣愚幸甚萬古幸甚

謝恩事

昨十九日吉辰恭遇皇上祭告玄極寶殿暨奉先殿臣

叨以職事獲與陪拜勉竭精誠以仰贊聖德無任悚惶

旋蒙欽賜脯醢酒果品物到臣寓舍當即叩頭祗領訖

仰惟皇上格天饗祖納佑膺祥荷生成涵育之功深懷

帝德被馨香豐潔之賜悉出神餘酌湛露以知恩歌既

醉而捧腹圖報無地瞻聖有嚴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奉慰事

本月二十九日皇上駕發衛輝行宮偶爾被火有軫聖心臣等無任驚惶仰惟皇上特加寛慰以副臣等瞻戀之私臣等下情不勝惓惓為此具本奉慰以聞

謝賜川扇

伏蒙聖恩賜臣等講官川扇九握者伏以蜀扇新頒用賛南薫之解阜經幃特賜光生東觀之披揚日近天顔

時行火令感遭逢之有自愧啟沃以無能義重五明報稱萬壽臣等初塵講席遽拜緘封名具三臣風分九握屑金璀璨昭回星斗之光漆箭爛斑宛轉輻輪之輳惟聖人能開物以成務故微臣得因事而效忠暑去塵清敢不佐下風於萬里手持身佩益當重上賜於千鈞臣等無任欣戴感激之至

紀瑞雪以頌聖德事

茲者恭遇元旦靈雪浹辰仰見皇上積誠夙禱天降奇

瑞非尋常雨澤可方無任欣忭臣敬賦頌一篇引以小序雖不足以揄揚聖德之萬一亦方春禽鳥之和鳴也仰祈聖明俯垂乙覽幸甚幸甚臣不勝惶惶懇悃之至謹用繕寫隨本上進以聞

乞恩追贈前母事擬上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恭遇皇上郊廟禮成渙頒詔旨内一款兩京文職幷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在任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勅欽此欽

遵外續該吏部題准追贈臣祖父璿臣父平皆如臣官
臣祖母尤氏臣母吳氏皆爲淑人臣不勝感激即詣闕
謝恩訖臣本出自寒微叨塵侍從資歷猶輕恩蒙三代
此臣子之奇遇而亦臣子之至榮也惟有勉竭忠誠圖
報萬一豈敢復有陳乞以要逾分之福哉第念臣有前
母瞿氏是臣父結髮夫妻不幸早世瘞在淺土臣父受
封翰林院編修壽終之日臣回籍守制躬親治葬與臣
母吳氏合爲一穴前母在左臣母在右今臣母自孺人

加贈爲淑人綸綍之光下賁泉壤而前母未有顯稱臣父有靈亦望恩及況歲時祭掃告謁之次未盡兼隆亦無以仰承皇上尊親之化此臣之心深有未安雖臣母之心恐亦未安也臣查得先年臣僚如侍郎曹爵參政葉盛俱曾贈及前母近年侍講學士蔡昂亦曾乞恩准贈與臣情事體例相同臣聞惟聖人有一視之仁而治世多曲成之典仰惟皇上以仁孝理天下曠世之典既行曠蕩之恩徧及凡在幽明無欲不遂區區孝誠不容

但已者此又臣子之至情也如蒙聖慈俯垂矜鑒特賜允
俞勑下該部查照前例將臣前母瞿氏一體追贈臣無
任感戴天恩之至

乞恩比例改給誥命追贈前母事

臣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欽授翰林院編修歷陞太常寺
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嘉靖十八年二月初四日恭遇
皇上郊廟禮成渙頒詔旨内一欵兩京文職三品以上
官未及三年考滿者俱與應得誥勑仍廕一子入監讀

書欽此欽遵續該吏部題准追贈臣祖父璿加贈臣父平俱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祖母尤氏臣母吳氏臣妻梅氏皆爲淑人臣子楫行取入監前項誥命未經關給復於本月十五日又蒙聖恩改臣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旬日之間兩遭殊典而宮僚高選尤爲奇逢清衘美秩又人子思以薦之祖考而不可得者也况臣有前母瞿氏係臣父結髮夫婦未及霑榮有恩可乞仰惟皇上仁聖必能曲成故敢冐昧請之查得品

級相同改給誥命者則有吏部右侍郎唐龍事例顧名思義追贈前母者則有禮部右侍郎蔡昂事例近該刑部尚書周期雍陳乞則改給追贈又蒙一併得之又與臣事體相同蒙聖慈一視同仁以遂微臣一念私情則天高地厚之恩雖粉身碎骨不足以言報矣臣不勝惶懼祈懇之至

乞恩養病事

臣原籍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由進士任前職於正德

十五年月日聞父喪備關本監送吏部稽勲清吏司給領孝字勘合回還守制間臣不意染患痰火病證一向自行訪請明醫調治未愈令臣喪服扣至今年六月日服闋理應赴京奏繳孝字勘合不料臣之疾原係氣體虛弱卒難醫療日甚一日不能動履難以起程恐違期限臣竊伏望皇上憐憫照例准令養病痊可之日仍來供職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衰病乞休事擬上

臣由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歷陞光祿寺卿蒙聖恩陞臣
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一同吏部左侍郎兼學
士張邦奇纂修玉牒臣當謝恩訖旋即到任開館供事
外臣本迂疎粗通章句語言過直憎怨實多仰荷皇上
天高地厚之恩不容終棄召自外藩付以内署再蒙拔
擢超出常資處之清密之司委以文翰之事登瀛妙選
古今至榮臣非草木豈不知感恩思奮以圖補報於萬
一哉奈何福過災生力微任重忽於今四月二十九日

夜舊患痰氣作厥一時醫治少愈目今濕毒下注於腰虛火上蒸於目遂致步履艱難瞻視茫昧勉欲省事服藥希望平復庶幾少效犬馬之誠以畢盡忠於陛下之職業也顧臣今年六十有二歲矣但恐桑榆之日無復再中況禁秘典文亦非羸弱之所能辦也萬一因病誤事死不足贖如蒙聖恩別選賢能當茲重寄將臣放歸田閭以終餘年臣當銜環結草以報陛下曲成之恩臣無任恐懼激切之至

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彰聖政事

臣係直隸松江府上海縣人見年六十三歲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歷陞今職竊伏自念臣出自草茅粗通章句偶忝科名叨塵侍從幸逢皇上中天而興大敷菁莪棫樸之化雖以小材亦叨任使昨歲蒙恩召自外藩旋蒙改秩俾以文翰供職曾無寸補又被宮僚之選官隨年進恩與日隆是雖捐軀糜骨不足以圖報於萬一也自顧臣學識疎淺氣質迂愚犬

馬之誠徒切於念慮而涓埃之報何益於高深尸素之譏實恐難逭況當六年考察之期正惟大明黜陟之際如臣衰朽尤宜先罷伏望皇上將臣放歸田里别選賢能以副輔導之重任庶幾典制昭明才能進用斯亦區區報國之微忠也臣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自陳不職乞恩罷黜以消災變事

准吏部考功清吏司手本近該翊國公郭勛奏爲災異陳言策免大臣以清朝政以勵羣僚以安黎庶事奉聖

旨卿說的是災變策免大臣係祖宗舊典着九卿堂上各衙門四品以上官都自陳來仍着科道拾遺糾劾欽此欽遵臣本一介之微叨塵三品之秩出入中外三十餘年伏蒙聖恩眷注超處清華玉牒大典俾與纂修比者皇儲建立天下歸心選置宮僚特在首列經筵日講悉叨任使天高地厚之恩正臣致身効用之日也顧臣才識綿薄展布未能徒饗厚恩每懷慚愧若論尸素之人惟臣爲甚災異之來豈不由臣徒以感戀聖明未即

陳乞殊昧止足之義物理典憲俱屬有妨况臣行年六十四歲氣血兩衰痰火間作報效之心雖在而驅策實不能前首宜罷免無過於臣仰惟皇上寛斧鉞之誅開天地之量將臣放歸田里别選賢能以致和氣則未盡之年皆陛下之所賜也儻醫藥少間尚當咏歌太平以賛中興之盛教子育孫使世世不忘大造之恩也臣不勝拳拳冀望之至

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弭災變事

近日九廟被火聖諭屢頒感動中外臣仰覩皇上焦勞
躬親祭告郊廟社稷晝夜靡寧臣身心戰惕不知仰承
之方惟增隕越該言官建言修省事宜復奉聖旨是宗
廟災變朕心震驚所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兩京文武
大臣都着自陳時政闕失着各衙門條奏務切民瘼國
體不許虛應故事泛濫彌文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
聞殷憂啟聖變不虛生大抵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
以譴告之仁愛愈深則譴告愈重近日之災亦前代之

所未有也仰惟皇上聖敬大孝感格帝天葢有素矣而災變如此豈非臣等奉職無狀所致耶罪不容逭事當有因如臣一介草茅叨塵侍從食禄有年曾無寸補尸素之愆尤皇天所宜震怒者也而重貽君父之憂乃爾將何以爲自安之地耶如蒙聖恩天高地厚不加斧鉞之誅將臣放歸田里别選忠勤以爲皇上格天之助則和氣可回災異可弭列聖在天之靈可慰而於聖孝至仁益有光矣天下幸甚

儼山集卷二十八

儼山集卷二十九

明 陸深 撰

青詞一首

應制擬撰追薦皇妣獻皇后青詞

伏以慈陵厭代載逢諱日之臨寒序凝冬彌切履霜之感念劬勞之莫報顧愴惻以何伸世隔仙凡目極蓬山之路寢留風木淚添楚水之波嘗聞仙籙一壇可資冥

福天門九陛徑達帝聰以今肅啟皇壇恭陳醮事伏願

上帝垂仁羣真敷鑒詞通悃愊闢函於玉扆之前恩布

祥光弭節於金庭之內蕊珠夜誦侍飈御以同遊青雀

西飛導慈輿而遠至慶流肖祚介麟趾千億之祥福被

家邦鞏金湯萬年之固無任瞻天仰聖激切祈請之至

讃頌五首

應制擬撰追薦皇妣獻皇后讃頌五首

伏以慈闈誕育萬年開帝世之勲仙馭遐征永日灑天

家之淚驚歲華之易邁期屆大祥念母德之難酬恩垂
罔極庸假熏修之典用資昇薦之因欽惟皇妣慈孝獻
皇后懿靈嗣任姒之徽陰教風成於宮壼翊昌闔之運
聖功覃被於寰區受祉介祺正享彤闈之養乘雲厭代
竟爲蓬島之遊叩天地呼神明嗟何及矣在羮墻入夢
寐如或見之以令匃聖玄都敷筵紫禁供十華之道果
有飶其芬酌九醞之霞觴維醹且旨伏願洋洋肸蠁穆
穆居歆紫鳳臨軒羅梵氣於散花林表蒼虬翼駕現真

容於五燭光中仙吹停音雲篇奏偈偈曰

太皇雲駕去昇天霜霰玄冬已二年賴有聖真垂接引

慈儀來駐法筵前祥節逢初臘弘開欵聖筵慈馭引羣

仙香霧裏感華年

伏以圓景駿奔仰星回于碧漢浮光焱激躔日會于玄

枵憐歲序之將週覩祥辰之甫及終身永慕明發有懷

感與時來莫報三年之抱禮因義起聊伸一日之誠擬

罄丹衷敬資黃籙欽惟皇妣獻皇后懿靈孝慈成性恭

儉宜家荷眷命於三靈祥開華渚正儀刑於四國化始
汝墳懿範徽音允矣女中堯舜鴻名美號至哉天下尊
榮豈期遽棄人間自是僊游物外悵音容之莫覩路隔
西池賴精意之能通筵開北極伏願徐引靈班暫遶溫
席鳳輦逶迤霞裾容與出洞府以來臨雙成後擁玉女
前驅望瑶壇而戾止酌水獻花延羽衛於極樂世界考
鐘擊鼓接懽娯於清淨人天恭上明香併陳法部偈曰
髣髴慈輿度碧空瑞烟初裊上陽宮身居貝闕龍天上

心在兒孫社稷中慈皇祖二載霜露切悲傷寶座薦瓊

觴來肸蠁格洋洋

伏以寒威奄至益增風木之悲日月其除長廢蓼莪之

咏禮服以中月而禫仰報無階道範歷萬刼爲宗皈依

有在爰伸孝感仰借眞詮欽惟皇妣獻皇后懿靈端一

誠莊德配坤貞之厚安和恭儉道扶乾健之亨發龠斯

麟趾之祥昭卷耳葛覃之化介之繁祉方永承千歳之

歡乘彼白雲豈料棄萬邦之養以今恭修玄典罄瀝丹

衷飛雲章奏玉檢請命帝庭薦時食陳裳衣奉安靈瑣
伏願霞光燭地恍瞻華翟之儀月曜臨軒快覩鳴鑾之
駕鑒兹孝享回朗照以降洪恩眷我思成樂逍遥而登
霄漢偈曰
颯颯風烟傍禁城遲遲更漏轉寒更龍帷玉几三年淚
碧海青天萬古情碧落歌空洞鯨音動泬寥待曙想鸞
鑣思昔日寢門朝
伏以駟隙馳光塵世俄驚乎一瞥桂輪隱曜玉容莫覩

於二周禮制有終曷罄子心之報孝思無已難忘母德之隆欽惟皇妣獻皇后懿靈積德興邦啟萬年之景祚施仁翊化揚四海之徽音休徵應堯母之門淑惠協舜妃之馨令則仙遊閬苑侍玉案以周旋駕返遙天騰綵雲而陟降霜寒寶樹慈烏徹終夜之悲月滿遼城化鶴引千年之恨渺龍胡而不見睠衮服以猶存攀號莫罄於宸衷昇薦特資夫道力伏願霞冠雲履暫離蕭欝之宮紫蓋緋輪少駐凝華之闕脯八麟而腊九鳳籩豆靜嘉

酌桂醑而奠椒漿韶鈞合奏右享惟傾乎致敬來歆庶

慰於遐思載振琳琅式宣寶詠偈曰

螭驂鶴駕降靈闕瑶樹琪花得暫攀禮罷上真哀更切

分明玉几見慈顔鳳吹和雲㬎天香合殿飄瓊館斷塵

囂停法駕謾逍遥

伏以遡白雲於天際莫返真遊灑甘露於筵中式陳殷

薦禮虛皇而披寶籙潔珍饌而啟雲厨對揚罔懈于誠

將享必由其敬欽惟皇妣獻皇后懿靈言容莊敬性道

希夷貽寶訓於宮中紘綖是則正母儀于天下禕翟攸尊方娛至樂於含飴俄結深悲於陟屺今者黑帝歸寒蒼冥司令日晼晚而忽落夜綿邈以何晨撫景嬰懷歎坤儀之益遠感時濺淚嗟慈矩之長違以令恭按玄科肅陳淨供伏願鑒觀伊邇陟降有靈宴玉樓瓊室之天式遊以息泛黃竹青尊之薦來格而歆讚誦宣揚宮商合奏偈曰

蓬萊宮裏是天家青鳥書傳路未賒猶似當年稱壽日

鳳笙龍管醉流霞飛霰嚴冬候哀親思轉重遥睇紫霞
峯疑髣髴見慈容

右讃頌五首俱嘉靖十九年十一月進

讃饌文偈四首

擬中元節追薦皇考皇妣讃饌文偈四首

伏以節届中秋灝氣應星樞之運天垂普度孝誠感霜
露之期覩大火以西流萬寶將隆而圖報儼英靈之如
在一心有象以思成謹運真香虔誠上啟欽惟睿宗獻

皇帝與天爲體陟降恒妙乎帝旁隔世如生音容每膽乎法座章聖獻皇后厚德承乾懿閫存萬年之鑒聖慈裕後祥光延百代之長伏願雲馭同臨鑒孝子蘋蘩之薦法音並聽享玄都花果之誠靈風倏俟於逍遥餘澤尚資於解脱仰瀝丹忱用宣寶偈

龍髯天上不能攀鶴駕雲間未擬還玉几金爐香縹緲

秋光滿目儼容顔

伏以玄都寶蓋人天共秋氣之澄鮮秘殿瓊筵水陸備

時新之芳馥聊表仁人孝子之至意肅肅遥將爰酬父天母地之深恩洋洋如在敬運真香虔誠上啟恭惟獻皇帝至德無名仙馭已升於天上玄通有感神遊尚接乎人間再惟獻皇后誕育神堯過歷已占天定同符太姒端闈式著母儀伏願頃刻來臨瞻霄漢龍鸞之駕精誠上饗聞風雲環珮之聲陰功普濟於塵寰仙路超遥於物表雙靈共慰萬法齊飈

碧天如水動秋光寶月初圓助晚凉金殿玉筵將孝享

雲衢仙路共徽沱

伏以歷府授時七月已過其半仙官校籍三元適會其中慨光陰之冉冉牲眇無期荷功德之綿綿椿萱有恨謹運真香虔誠上啟恭惟獻皇帝歷數已歸遜大美於南服天心彌眷鍾餘慶於眇躬再惟獻皇后作則坤儀聿修内教儉勤行江漢之化慈寧覃寰宇之恩伏願龍旂鳳輦少回雲表之遊玉振金聲暫聽人間之樂孝誠勉竭於涓埃精爽潛孚於天地法侶宣音和聲敬獻

信有神仙白玉京芝軿羽翣彩雲輕遥瞻二聖雙旌引
無限人間孝子情
伏以閶闔風生又變炎涼之候盂蘭會啓式陳水陸之
珍觴履猶存恨音容之漸遠羮墻如見奈謦欬之難聞
俯竭孝誠仰祈神鑒恭惟獻皇帝聰明睿知之兼全每
懷玉韞雷電風雲之際會惟事龍潜再惟獻皇后育聖
鍾神久啓貫月繞星之瑞辭煩厭代暫遊瑶池閬苑之
都伏願並駕下臨於法座鑒明德之維馨九天暫駐乎

仙驅饗孝思之如見徹幽明而感格瞻雲物之徘徊敬

發瓊音恭呈玉饌

玉几香凝綺席張金莖露下碧空長珍羞寶饌依然具

且薦天厨一味凉

右讃饌文偶四首俱嘉靖十八年七月十五

日

儼山集卷二十九

儼山集卷三十

明 陸深 撰

頌二首

景雲頌

惟我皇明傳世九葉今天子嗣大寶之十有七年龍集戊戌九月己丑景雲見於巳位五色畢具爛然成文冠日而輿若華蓋之狀有目者之所共覩也于時天子方

修明堂講配位著兆既協詢謨僉同將以吉辰有事于
奠獻天意若曰文德至矣有如此雲萬口喧讙以爲希
世之奇瑞也聖德感格如影隨形而天子方退然不居
特下明詔歸於黙報甚無以慰臣民仰望之本心也臣
聞之古記云天子孝則景雲出游伏惟聖上重新九廟
尊上徽稱追宗獻考奉養慈幃本根終始之禮質文交
盡可謂孝之至矣又聞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伏惟聖
上春秋霜露親謁諸陵江南泗上葺飭備舉下至草木

鳥獸之微生成咸若可謂德至山陵矣又按天樞得則景雲出夫天樞者北辰也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斯得矣伏惟聖上剏製圜丘窔𨗉宸極禮樂修明效法圜運屹然有居中馭外之尊萬世永賴則天樞亦云得矣遒是衆美而眷祉方新有煥天章悉以類應豈一德一行偶以希合致哉而歌頌不作後世無聞臣甚恧焉臣深無似待罪詞林獲以文墨事聖天子輒敢忘其粗陋撰成頌篇雖不足以揄揚盛美之萬一庶以明臣區區之職分也

頌曰

兩儀奠位惟皇繼天山川出雲有開必先明明我皇履方體圓毓靈江漢比德蒼玄誕膺寶籙龍耀百川殷邦靖嘉羲畫契傳撫世御宇何德弗全堯文舜孝禹烈湯虔郊廟儼若山陵惕然尊親饗帝禮樂經權文成有焕蹟邁無前祥由善致氣以理宣歲舍戊戌土德允堅時維秋季離巽星躔太陽麗正風候暄妍有雲五色若抱若懸為章霄漢非霧非煙緌纚晃曜縹緲聯翩至和攸

萃積慶綿連萬目快覩衆口垂涎頷手蹈足禔袂蹁躚惟皇聖德克配彼天子孫千億麟趾闐駢皇風清穆九有八埏詎曰昭鑒符瑞稱賢小臣作頌以告萬年

瑞雪頌

嘉靖庚子歲行將除皇帝禱雪於西内重民命也天意若曰數有適符物以期致者非所以彰靈貺而答至精也乃明年辛丑正月元日戊子之辰誕降瑞雪颺空霞地爛若銀海明日己丑再降幾盈一尺于時萬國來朝

四夷畢至被冐抃舞於大庭之上稽首百拜咸稱萬歲
都城士女喜忭奔走於六街九衢之中歎未嘗有遠而
望之皜皜無際灼然豐穰之兆矣易有之陰陽不測之
謂神斯其神化也乎是宜頌瑞四方而頌聲作焉臣謹
按雪者五穀之精也尤宜三麥夫穀晚成而麥早早晚
咸宜民命厚矣其瑞爲大　又按庚者更也辛者新也
是雪之降若更其舊而維新之從天眖昭彰我皇上必
且盡釋舊恙而逬續新休矣斯所爲瑞抑又大焉　忝

文墨之司敬獻瑞雪頌頌曰
后惟玄聖道通于天風雨霜露無感不然爰念粒食惟
兹素雪協候應期以屆嚴節皇穹蓋高其聽則卑我后
明德響應是隨帝曰不遲三陽五始乃召滕六乃呼巽
二重雲容霰玉潔珠輝來牟之慶徧于九圍優渥霑足
黍稷穜稑遺蝗載驅愆陽盡伏我后明明既安且寧玉
樓瑤砌垂拱穆清增高益下踰尺盈丈與化俱融何物
不養瞻彼流泉聿成江河皇澤斯沛與潤孰多普天溥

海以遂俯仰一人凝和參三贊兩凡此雪瑞函自后衷小臣作頌以表膚功

贊十八首

御史張公遺像贊

是爲御史張公之像前輩人物典刑猶存後生欲起爲之執鞭何况升其堂而及其門一生忠義丹青炳然畫史徒能工於着筆豈盡得其似而肖其全惟我聖明文皇入繼風嚴度貞公寔遭際侃侃中臺鳳鳴鶻逝萬言

密馳重瞳屢霽一當其難衆疑太銳公曰遠違左右我
帝青驄繡衣凜凜百世再拜述言用告來裔

按察使林公像贊

此莆陽順齋先生林公總憲蜀司時小像也前史官陸
深爲作贊曰

即之也溫而有萬仞壁立之風退然若避而負四海蒼
生之望蓋才全者左右皆宜而內蘊者形神俱王此將
來宰輔之儲乃方今執法之象是豈贊揚之所能宣亦

恐丹青之難爲狀也

朱允升像贊

紅日赤雲碧山如畫梧竹交加衣冠古雅殆居士逍遥於鳳崗之下耶欲覽德輝方歎龍馬文彩聯翩風神瀟灑豈居士校六書於既暇耶外臞中腴調高和寡圖書在行辭翰滿把乃居士歸自東海之野耶金薤琳瑯出其土苴鈞天虞廷以遂傾寫方將求居士於古之有道者也

壽松贊

誰栽喬松是為真龍曾充禹貢不汙秦封棟梁斯具冰雪攸從育苓化珀萬世之功有萬世功與天地同

黄靜菴像贊

髯鬢若沐咳吐成文儼然起敬卓爾不羣謙沖自持而量包湖海之大籯金萬計而家以詩禮相聞置之廊廟旂常銘勳如當折衝可奪三軍豈動中之靜常有得於典墳抑亦人中之仙聊寄跡於塵氛耶

方棠陵豪像贊

斯人也其名豪其氣豪其文豪其骨亦豪所謂譽望翕若丹青炳若者耶今之世孰爲相若而深之所畏若者也

羅太宰整菴先生像贊

一代醇儒當朝大老内重外輕量大心小淵源聖賢之傳異同必析雍容廟堂之上模範不少文明國華平格天壽竹素傳芳麟鳳在藪門墻既入然後知宗廟百官

瞻望每勤豈惟東山北斗此葢一時之趨蹌方當百官之領袖也

李百朋秀才像贊

前十年得子於文章之會後十年索子於丹青之外禍福無端愛憎叵奈服求厥衷道不下帶噫吾將與子浮沈於百年之内以静觀天地之大

夏桂洲像贊

此公大宗伯時耶年幾耳順膂作心思伊周儷序夔龍

鳳池歷試底績一節何疑玉攻金冶彫範愈奇角麟在藪海鶴同姿古稱骨鯁兹表風儀天子若曰此朕之五臣士大夫望以百世之師

嚴介谿像贊四首

身居廊廟之上心存山水之間任當宰輔之權享有神仙之樂衣冠儼然若在林壑退自南宫朝回東閣人言介谿之風景或兼平泉之經營我覽黟岡之川原實帶歐陽之鄉落天上飛龍九皐鳴鶴物色無邊丹青可託

又

龍章鳳姿巖廊在上高才古調清廟餘響猗與休哉大宗伯像此文章禮樂之司而霖雨鹽梅之望也

又

望之甚癯具中則腴即之也温而多禮讓龍章鳳姿超遥埃𡏖之中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上真金馬玉堂之列仙抑胄監虎幃之退講經筵沃心木天藜杖不然將典禮之敷陳與啟事之簸颺彼擅丹青者徒有得於影

嚮而工物色者方殷霖雨天下之望猗與休哉此介谿尚書嚴公之像也

又

此公扈從南廵時耶恩袍晃耀雜佩陸離公孫雅望文武兼資天子神聖省方以時公在左右如取如期六飛晨渡單騎夕馳奔走先後詎一匪宜雙瞳炯然四時備之一身攸繫八表是儀望之者曰此神仙中人以予度之乃當代之名臣也耶

東方朔像贊

人中隱吏中仙多聞博識所全者天吐故納新聊用引年微露編貝之齒驚倒一世之賢

胡大參像贊

此公大參時耶芝山之麓竹亭之上余以使事過饒適及拜焉敬作贊曰

湖山所鍾朝野之望邈矣獨持卓哉自諒今之牧伯古則輔相爵位遞升丹青成像乃有爵位之所未酬者經

綸之才亦有丹青之所難盡者高雅之量

友梅李錦衣像贊

此何遜之東閣乎豈林逋之孤山也彼美君子心跡雙閑身依日月之上人在吏隱之間交結歲寒之契座挹春風之還是其不恃金吾之貴而常有玉樹之顔當夫破輕煙於耿耿恍乎麗壽星之斑斑者耶

林母王氏貞節贊

夫閨門之際可以觀化林母感憑萁之事堅栢舟之節

斯非所謂化與離形器超死生异哉乎其子文纘以秋官顯致封勑幷輝旌典天之報施於是乎在乃作贊曰夫死君事婦死夫志事雖弗終志則靡愧有憑者箕孰俾罔迷陟降一致馭風騎箕道既粹矣風斯引矣子子孫孫涕惟隕矣有旌在門封典斯存惟家之範惟國之恩以慶于後昆

怡順汪翁孝義贊

捐生寧毋未必即死爭死愛弟與弟俱理母心愛子豈

閭彼此兩利雙完天寔鑒眎惟孝與義儉哉兼美世豈乏賢乃見汪氏怡順之軒名垂千祀激昂高風贊者太史

儼山集卷三十

儼山集卷三十一

明 陸深 撰

詩微

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於聲聲

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

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右詩大序或以為孔子作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或以為衛宏皆無定據考其文義蓋

先秦古書云頗有錯簡而窮經之士未之或知不免傅會牽合以成破碎決裂之弊竊敢正之如左亦思以還之於舊也

今校定大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是以一國之事繫一

人之本謂之風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已上十三字舊誤入小序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剌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變疑闕一字風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疑衍二字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按古文皆漆書竹簡而韋編之韋易絶而竹

易桼是故古文傳世錯繆實多如此序者窺豹一斑爾安敢自信間有闕誤亦復擬而存之以備一說且以求正於君子云

國風一

國十五國風四詩之一體也亦樂名一說牝牡相誘曰風多出於男女之言情也

朱子曰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又曰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

又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

臨川王氏曰風之於物方其鼓舞搖蕩所謂動之也及其因形移易使榮者枯甲者拆乃所謂化之也

周南一之一

周代名南樂名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

右關雎之詩至為深遠蓋成樂也若咸韺韶濩之作隨所用而有感焉所謂洋洋盈耳者是已至於三月

忘味亦是物也文詞訓詁之間恐未足以盡之抑亦所感者淺矣如以詩論孔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哀樂情也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所以為性情之正也夫性情之正萬化基焉此后妃之德也而文王家齊國治之化於是乎足徵此關雎所以為詩首也今斷以宮中之人美其始至之作必指淑女為太姒則所謂寤寐所謂琴瑟所謂鐘鼓者皆宮人之性情爾於文王后妃乎何與風化所自不幾於誣乎

又按孔子曰多識於禽獸草木之名夫託物稱名以寄吾不容盡言之情此詩人之旨也雎鳩性鷙而物莫敢狎河洲幽遠而物莫能近因以比太姒之莊正而靜深使人望之而善念興焉凡人情治容則誨淫下流必招侮是關雎之義也而即所謂興也彼王雎淫鳥爾狀似鴛鴦其取類者遠矣夫后妃既具莊敬之德又居邃嚴之地然無妬忌之心能求淑女以事君子因率之以薦羞烹餁之務與共內政焉而有事

於柔順潔芳之物以致吾左右采擇之誠是以未得
而憂既得而樂初無情慾宴昵之私而常有好賢求
才之志情性之正莫大於此其賛佐文王者深矣所
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則序說固為得之夫然後二南可為也其餘則朱
傳備之矣
按鄭康成誤以雎鳩為王雎故以鷙為摯又以摯為
至古字或相通也但鷙則有別至不可以言別也字

書别從咼從刀蓋決而離之也列女傳所謂未嘗乘居而匹處是已四曰乘兩曰匹至之言到也或曰周至也皆親近浹洽之意王雎之交頸相和則有之故雎鳩不可以言至王雎不可以言鷙蓋二物云

葛覃后妃之賢也

右葛覃之詩朱傳得之此庸德之行所謂動容中禮者因治葛而見耳非容心於葛也至於景物暄妍意氣和暢以遂一時賦咏之志真樂形焉序曰化天下

以婦道鑒矣

卷耳后妃之志也

右卷耳之詩詞危意迫必為羑里而作也闕卷耳備酒漿以行飲至之禮而文王方闕還未期酒將安所用之故不復終事而棄之闕事端如此初無審官進賢之志其下三章闕從而未能之意張衡四愁實源於此顧闕靡麗不典為非類爾金罍兕觥蓋感闕瘏僕痡皆託言

也卷耳非託言也其闕古如見尤非後世工文之士所能及闕味使人咀嚼而忘厭況被之管絃乎此闕刪述而為經也夫居而相離則思以闕於乘馬飲酒可謂傷矣然在憂患之中闕切此所謂性情之正也序說疎矣

樛木后妃逮下也

按文公不信小序千載一人而已至樛木之闕取

其誤說以為傳不可不辨天下未有闕而能逮下亦未有不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者也夫木曲下垂以引乎葛藟以興后妃下闕衆妾此興之取義者至於葛藟必附闕祿必降乎君子是則比也故一章言闕二章闕三章言成感應也傳謂樂德稱願乃懷報之情其體又進乎頌矣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

右螽斯之詩與樛木三章皆后妃之德也闕和平

文義回互初無激昂豐縟之費反覆而闕則深淳醲郁之化自溢於音響節奏之餘以闕言之三疊之類也以聲樂言之三闋之類也闕調從可識矣桃夭兔罝芣苢麟趾之作闕而體製皆同此所謂一倡三歎者耶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

右桃夭之詩說者以為因婚姻而知女子之賢因女子而知室家之好亦可謂善矣然桃闕時也

大抵女子之失身由於失時一失其身闕蕩猜貳之情有終其身而不自宜者矣闕室家乎后妃內助文王以成齊家治國之化闕强暴侵陵以奪其守又無凶荒札厲以闕中人之性皆可跂及於善道也故因桃夭起興而所感者深矣謂非后妃之所致不可闕血題詩云君王無道妾當災萬騎千軍逐馬來深合風人之旨

按桃木久實微故貴夭夭而實實而闕之

候也時和物阜有萬物各得其所之象男女室家其中一物耳此文王后妃之化而周南之所以為盛也又按此詩亦疑有錯簡凡桃華而後葉葉而後實故華稱灼葉稱蓁實稱蕡其序宜然不應先實而後葉也其序于歸也亦然始言室家總指門閥猶云巨室大家也次言家人指夫也婦人内夫家亦夫婦互稱之詞次言家室合族而言由家入室宜之至也具有積漸廣狹之勢非但變文叶韻而已於體宜屬賦如

以興則華興色葉興歸實興子非一時之事也今姑從舊說

兎罝賢人衆多也

右兎罝之詩以序之終言合於朱傳見文王作人之盛也兎罝賤役也干城好仇腹心皆重任也蓋成才不器精粗一致也夫自武夫野處以迄于治朝之五位所謂比屋可封矣

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右芣苢之詩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疑文有闕誤朱子以化行俗美室家和平足之其旨煥然矣按此詩凡三章章四句句四言總之為四十八字内用采采字凡十三芣苢字凡十二薄言字凡十二除為語助者才餘五字爾而敘情委曲從事始終與夫經行道途招邀儔侶以相容與之意藹然可掬天下之至文也即此亦可以見和平矣始言采者乃相約之詞繼言有者有芣苢也掇先於捋袺先於襭條理自然文

化至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右漢廣之詩道江漢之人能變舊汙以沐新化女知守節男知好德風之所被者廣矣故曰漢廣按周南詩以木興者二篇喬木取其仰也樛木取其俯也仰則物不敢干俯則物易以附皆女德也樛木性之也喬木化之也雖然樛木居上宜俯喬木處下宜仰此又性情之正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秣馬

猶言願為執鞭之意致敬也秣駒與秣馬同變文以叶韻爾人言休息息字當作思葢思息字相近而傳寫之訛也讀者風咏尋繹其義自見此不難曉

汝墳道化行也

右汝墳之詩次於漢廣之詩以地言之所謂南也漢廣猶舊民也汝墳猶舊地也䥫濁之餘烈尚存耶此周南之詩孔子所以列之於國風也闕　出汝州天息山今之汝寧是也汝旁之國昔闕　蔿皆是也

文王之化被之雖遠紂都朝歌者尚無恙也豈應遽以文王為父母而遂不知有紂耶傳稱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文王無心於二分之服而惟知有臣節之共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也說者謂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此猶謂桓文之舉可也夫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則一時之人知有文王而不知有紂矣而文王姑命之以闕役此則曹馬之事恐非所以論文王也考闕紂至不道而為商者有人不但

夷齊之高闕至於三監之叛武庚既誅而洛邑之頑民闕天理民彝豈容澌滅而無餘哉故劉辰翁謂父母為行役之父母蓋謂婦人不堪如燬之虐既以為夫憂相見之餘得邇父母因以為夫慰則家室團圞之情忠孝惻怛之意益以見風化之美而闕德澤之所及雖文王亦有不可得而知者矣豈非王道哉朱子復取一說於後尤得經意愚謂劉説亦不可廢

麟趾關雎之應也

右麟趾之詩序以為衰世之公子周之盛明商之衰耶周雖盛商之國也故周南以麟趾終焉聖人删述之旨深矣

序曰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徳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按此本大序之文蓋統論二南之體也今錯在關雎

序中恐亦有誤夫周公之功固大矣今以周南諸詩考之皆文王之事所謂王者之風也周公代王而曰繫之周公何耶要而言之周公麟趾之一爾是時或未為政於國中也若召南則召公之所治而甘棠行露之詩已有明據矣故曰繫之召公是也疑周公之公因下文召公之公連類而誤耳周公之公當作南故重而觧之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也召公則無庸觧矣或衍一公字亦通讀者詳之又按召南云先王之

所以教先王指文王則西伯分治非文王時事明矣

召南一之二召地名公奭采邑按召南之召當屬之分陜不當屬之食邑

鵲巢夫人之德也

右鵲巢之詩鳩居鵲巢與女入男室與之之義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右采蘩之詩夫人共祭也禮莫大於祭而主婦主薦豆祭盡禮則夫人之職盡矣凡蠶桑中饋之事無不盡者去事有儀恐非婦人之禮傳曰婦人無儀祁祁

從夫以歸也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右草蟲之詩室家之至情所謂風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右采蘋之詩音節體格盡同采蘩特以宗室之奠知為大夫之妻而敘事頗有簡密是貴賤之别也傳曰位彌高者事彌畧季女叶韻

甘棠美召伯也

右甘棠之詩夫見甘棠而思奭覩河洛則思禹皆聖人之風也

行露名伯聽訟也

右行露之詩蓋謂聽斷明則習俗變本末具舉也是之謂周官之法度鼠牙雀角所謂無情之辭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右羔羊之詩因服以知德由外以知中被化深矣

殷其靁勸以義也

右殷其靁之詩婦人聞雷起興以思其夫本有不安之象而尚兾安全以旋歸也猶今云草露風霜然情之真切而亦不失其正者矣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

右摽有梅之詩女子之情事如此其急也然急於成禮以幸於免辱與情慾之感者異矣

江有汜美媵也

右江有汜之詩次於小星之後小星取其下之能安

也江汜取其上之能悔也人無不可改之過世無不可化之人而其本始皆起於家人是二詩之義也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

右野有死麕之詩亂風也亂極思治必先見於男女之情是詩女貞於男化有先後也夫天下之治亂實始於男女之邪正大抵男之從淫女成之也若淫風流行世雖治必亂女節守貞雖亂必向於治此陳詩觀風所以為王政之大也

何彼襛矣美王姬也

右何彼襛矣之詩與麟趾相表裏公子男德也王姬女德也皆后妃之化也

騶虞鵲巢之應也

右騶虞之詩序傳所說咸有未安而謂為蒐田以時春田之際者則同是也先儒不取小序惟取首句其下則皆經師所講說故有得有不得理或當然此詩之說正恐於序首讀之或過也序曰騶虞鵲巢之應

也麟趾關雎之應也蓋謂關雎以麟趾為終鵲巢以騶虞為終特指二南篇帙云耳猶曰關雎之亂也孔子刪詩盡為樂章肆在樂官者首尾有相應之理故曰應嚴粲讀為效應之應非也何以言之夫麟趾文王之子孫也感后妃之德化固宜應之至於鵲巢則諸侯之妻也當時之諸侯顧何以為之應哉其說有相背馳者矣是以晦菴朱子之說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

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南軒張子之說曰麟趾言公子仁厚則在内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則在外者無不孚鵲巢之化關雎之達也其義精矣皆未免於讀序之或過也愚於此詩嘗欲為之說曰彼茁者葭草淺也壹發五豝獸多也于嗟歎美詞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按騶虞自毛公始以為獸古皆官也若六騶七騶山虞澤虞是已彼有白虎黑文者是名騶牙其說具見於華谷

嚴粲詩緝中發發矢也即天子發諸侯發士大夫發之發豕牝曰豝豕一歲曰豵乃牧養之物非田野之獸正所謂虞人翼以待射者翼驅也故易著三驅之象周禮有山虞致獸之文唐補闕崔向上疏引小雅之詩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解之曰悉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天子射蓋古禮也中必疊雙巧射也亦後世窮兵黷武者之所為非三代之禮射也禮射禁毒矢仁道也五豝五豵所謂禽獸之多者得之或虞人

翼之以成列也此詩之旨大抵詠文王蒐田之事蓋謂方春氣和草淺獸肥之時以射行禮而蕃育禽獸者得人因以致歎於虞官此可見文王之化而人材之盛雖小官皆舉其職與兎罝之詩相表裏若孔子之乘田百里奚之飯牛皆是物也此所謂王道之成也

按二南孔子之所整齊也其篇章次第厥有意義如關雎麟趾鵲巢騶虞經旨明白其他篇名未必皆有

配合之意要在使人虛心易氣諷咏而得之耳傳曰
樂出虛詩樂章也憑虛宣隱無跡可尋至於興象所
寄尤有不容窮詰之妙是故六籍大義各有指歸惟
詩多傅會穿鑿之病亦易為地也如以采蘩配葛覃
而以親蠶證之失之固矣又按孔子曰人而不為周
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夫面墻言道窮也窮
必變變必通詩之所以為教也紂之惡至深矣周南
有以變化之周南之化未廣矣召伯有以推行之皆

由近以及遠自身家而至國與天下猶運之掌豈有窮乎此二南之用也

儼山集卷三十一

儼山集卷三十二

明 陸深 撰

詩微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

按邶鄘皆衛也而衛風名篇冠以邶鄘朱子以為不可曉而諸儒亦無定論程子以為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華谷嚴粲以為存邶鄘之名不與衛

之滅國也安成劉瑾以為係名邶鄘欲寓興滅繼絕之心而引昭公九年陳災以為證皆不足據蓋邶鄘莫能詳其始封而亦未必如陳為大聖之後而衛之滅國亦不經見况詩之編次本為正樂美剌已落二義又安有賞罰之權耶獨程子以為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為近之葢以其風土所成若後世甘州伊州梁州之類是也按周禮太師掌六詩旨二南後即繼以邶鄘衛見於季札之所觀者皆舊

序也孔子因之至於進秦退豳少寓微意亦非盡用春秋之法也又按地里自紂城之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伐紂已後始以其地封康叔而衛始大於是南盡懷衛北至澶濮矣所謂邶鄘蓋在康叔之前已有其名豈畿内之采與附庸之邑而未必皆封國也今序詩自柏舟以下十九篇為邶自柏舟以下九篇為鄘自淇澳以下十篇為衛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碩人皆莊姜詩雄雉匏有苦葉新臺二子乘舟鶉

之奔奔泯皆宣公詩一人之詩散在三編故孔氏疏謂新臺國人惡之而作碩人國人憂之而作則程子之言益為有據云

栢舟言仁而不遇也

右栢舟之詩舊說以此下十二國為變風說者又以衛居變風之首衛之禍始衽席取義於二南以為訓爾夫以善惡治亂謂之正變者固也然孔子删詩被之管弦則既謂之樂矣朱子嘗曰風雅頌者聲樂部

分之名則所謂正變者是又當以樂論矣若正宮變宮之類抑恐不盡係於善惡治亂也朱子又曰變是變用他腔調耳若荊軻易水之歌歌在一時者不必更詞而感名各異以聲調也此豈古之遺響耶意者正變所指蓋在於聲樂之作一正一變以極始終條理之妙亦猶兵法所謂奇正相生者也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朱子亦謂相生相長其變無窮者是已故風雅有正變而頌無正變蓋燕饗之樂主和樂故

有變宗廟之樂主嚴敬故不變如以義求則魯不宜頌亦謂之變頌可乎若是詩者篇章聲調已異二南自不得不謂之變不但事變而已又按此詩序以為仁人不遇朱子則據列女傳以為婦人之詩嘗試玩之如云飲酒遨遊與威儀棣棣皆非婦人所宜有匪鑒匪石匪席等詞引物連類如出文人之手羣小亦似男子之稱既曰覯閔又曰受侮與夫寤辟有摽之狀其為悲壯頗挫甚矣殊非閨房婉孌之態所謂畀

順柔弱者不知果何所指也終篇託興於日月或有陰陽嫡庶之喻至於不能奮飛之言尤有飛揚奮厲之意朱子必欲以為婦人之詩自當有見愚謂如序言則人臣不得於君託言婦人不得於夫以見志尤為委曲漢魏詩人多有此體葢君臣夫婦其道一而已矣而人之情古今所同也於所天者而為怨慕悽切之聲可以寫諸金石正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以善處人倫之變而風亦於是乎變矣於此尤見聖人

作經之意而温柔敦厚之旨不待他求而可識也若夫世代人名固學詩者之所不廢而亦國史之任也未敢謂然姑附於此

綠衣莊姜之傷已也

右綠衣之詩　上篇栢舟傳皆以為莊姜作按是詩以色之間正為服之貴賤比嫡庶之尊卑曲盡體物而傳義明備三章絲方為絲而治之則正色之成材無以見治絲女功也絺綌因衣裳而類及其意則忠

厚之至者也與栢舟有間矣

燕燕衛莊姜美其妾也

右燕燕詩之序傳皆合而言事明白故他說不敢采

後

按大歸之禮無所考毛氏以為歸宗公羊註以為廢棄夫妾有廢棄是名曰出婦人之條有七去未聞夫死子弑而復出也春秋紀侯大去其國大者不反之

詞

擊鼓怨州吁也

按左傳隱公五年夏衛伐鄭圍其東門五日九月而州吁被殺當時從軍之士不但怨深而死亡兆矣史記稱鄭段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吁得志而伐鄭為段也是其身負不義而又黨惡以助紂此詩之錄鑒戒大焉至於人心之公形諸聲氣者亦可以風矣

雄雉刺宣公也

右雄雉之詩序以為刺漢儒好言刺雖關雎不免此

則刺詩之首也考其文義殊未然但指為宣公之詩則不可知按衛自康叔始封傳世十餘皆有令美至武公謂之睿聖又列國之所無也再傳莊公兆禍祉席而文武之澤熄至於宣公不道甚矣序謂軍旅數起大夫久役事或當然然衛自莊公廩延之役又明年東門之役至宣公入郕之役迄于懿公滅亡之日兵禍不解男女怨曠無歲無之特未知的為何公之世謂為宣公者鄭譜也但以為國人之作則非矣未

章所賦尤足以驗先王之澤猶存其曰百爾不特為其夫蓋通上下而言若國君能不忮不求亦豈有無名之師耶衛詩兩百爾皆通言之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

右匏有苦葉之詩序以為刺宣公傳以為刺淫亂之人衛之宣公淫亂之尤者也均之刺也微而人之可也出之而歸之人不可也朱子嘗謂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强而推斯言當

矣愚謂義無窮而跡有限可思而得者義也難以世
拘不可强而推者跡也當從其近彼序詩者淺深固
不可知而於時世為近若於相近之時而指為某人
已不足信則自數千載之後而斷為非某人將誰信
之按此詩指為宣公當是築臺於河國人惡之而作
何以明之夫以匏葉比興而及於濟渡其臨流即事
之端千載如見若槩刺淫亂之人顧何取於河水以
為義耶其言為無謂而事為不情去詩人之旨遠矣

詩之淺深厲揭濡軌求牡蓋喻不度配偶而犯禮以相求正指宣公宣姜而言鴈鳴氷泮以士禮責宣公招度待友以昏禮責宣姜詩人委曲之情不敢顯言其上此詩之有美有刺所以為關於風教政治也若常事而聖人猶録之豈所謂存什一於百千乎謂宣夫人者非是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

右谷風之詩序傳畧同棄婦之作也以今文義考之

又列在匏葉之次疑即宣公之詩爾按宣公初立愛夫人夷姜而烝之生伋子又為伋娶奪宣姜而嬖之夷姜失寵而縊是詩必宣姜始至而夷姜之作也按詩中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蓋有自悔誨人之意與夷姜宣姜事合及稱方舟泳游匍匐救喪之務類非凡庶之家觀夫既生既育與念昔禦窮之詞知為夷姜亡疑矣然恐涉於懸臆也姑存其說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責衛伯也

右式微旄丘皆黎詩也而謂之衛寓於衛也寓衛而謂之邶詩而邶也存黎於邶睦鄰恤災之義衛之為政可觀已

簡兮刺不用賢也

右簡兮之詩嗚呼以兎罝之野人可以敵體於公侯以簡兮之賢者使之不酬其願望蓋有世變焉不特為風之變詩之變而已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

右泉水之詩衛風以女禍而亦有女德焉綠衣夫人之賢也燕燕妾媵之賢也雄雉之知德泉水之守禮性情之本善也詩可以興如是

靜女刺時也

右靜女之詩序以為刺傳以為淫謂淫為靜反詞也反詞有刺矣

按彤管赤筆也古者女史之任再言彤管有煒又表

其色以實之非漫舉一物也恐滛奔無此物以相貽然託物以致諷詩人之旨也於衛必有所指疑當從序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右二子乘舟之詩傳記所書本末如此按衛宣之立因乎州吁之亂故春秋書曰衛人立晉實魯隱公之四年十有二月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歷辛巳為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而宣公告終故春秋書

曰丙戌衛侯晉卒始終在衛凡十九年其烝夷姜也而生伋當在二三年間其為伋娶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也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矣又况凡弟爭死竊旌設祖斷非童穉之壽可辦事難推考豈策書故有誤耶將詩序左史俱不可據與又按夷姜初為夫人注家謂為宣之庶母則是莊之衆妾矣何以稱夫人耶莊之世戴嬀子貴稱娣州吁有母稱嬖凡以莊姜故也此何以稱

夫人耶夫莊公狂惑容或有之亦當有寵有年矣莊公卒而桓公立立十六年而被弑則所謂夷姜者既已色衰矣而首蒙宣愛與之連有子似非人理或者夷姜桓夫人之類與桓兄也宣弟也固宜曰烝洪容齋嘗註此事而於夷姜亦未深考顧詩人之旨必有當也

巖山集卷三十二